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一百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儒林

賈同字希得臨淄人初名罔字入公踈著山東野錄七篇

同進士出身眞宗命改今名拒王欽若延致坐是久淹張知白薦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祥符以來誣詐路塞丁謂乘間爲欺罔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使先帝免後世之譏又言寇準忠規亮節宜還之內地皆人所難言者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謚曰存道先生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舉進士出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採漢唐奏議爲輔弼名對蔡齊等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李迪知兗青皆辟從事卒又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言數十篇石介見而歎服爲之序別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山又

學古文於柳開與張景齊名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脩上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知陝州卒弁性孝友文章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三篇爲世所傳石延年劉潛劉顏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

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旣病韓琦言於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鎭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

叟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旣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

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予禍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事具鼎臣傳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契丹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斲棺子

弟篤管他州久之得選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
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
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丁
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語在律曆志授試祕書省校書
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
湖州瑗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
子之禮其科條纖悉畢具有經義治事齋慶曆中興太
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
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

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秘閣遂典作樂事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賻其家瑗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程頤嘗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

劉羲叟字仲叟晉城人歐陽脩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爰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

尋爲編脩脩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以憂去詔令家居編
脩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道發背卒義叟強記多
識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鍾不
和陝西又鑄大錢義叟曰此謂害金與周景王同占上
將有心腹之疾後仁宗果不豫他所占測皆驗語在天
文志預知死期自擇地先塋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
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舉進士
歷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謂古者民爲兵而今兵食民
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又行陣

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北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覯字泰伯建昌人俊辯能文章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從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略曰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檣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若其建置之所則

广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
遂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今圖以九分
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
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
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
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
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窗是爲
八窗四闥皆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
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
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卒熙寧中門人鄧潤甫上其

退居類藁皇祐續藁請官其子參除詔爲郊社齋郎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卒詔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經以聽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候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友質直

恐造次必稽古人所爲不爲小廉曲謹求名譽原進上中第爲衛真其薄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其略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五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故爲上者不敢不誨爲下者不敢不諫處今之時而見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治平中以薦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卒年四十三回在潁州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子汾郊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爲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托公議先

生與弟子任意相問答其末云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尚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堯卿

初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及母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爲人簡重不校慢已者必厚爲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學不專於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爲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謬於聖人孟善言性未

至於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與天地參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不就京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邃於經學易春秋皆爲之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

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于洛棄其學而學焉嘗有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爲入道樞要正在於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諭旨不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館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築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

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初頤兄弟游成都見治箴箍桶者挾冊就視則易也箴者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後閩人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箴叟醬翁皆蜀隱君子也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求樗第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之諷曰公之事

上嘗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嘗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十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

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慮相從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訴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檜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希旨劾檜與九成謗訕檜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

續聞淳熙中卒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

情社國威又論宜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
蘇湖地震與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
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祖水原
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
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
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先嘗夢持六刃覺曰三刃爲益今倍
之其饒乎守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
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
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
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

千世
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
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
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
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
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
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
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
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
閌奏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

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學科舉盡以此爲法新學成閎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聞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閎語在寅傳閎少宗程頤學楊時爲祭酒閎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閎爲首稱由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不明日復問秦檜檜疑閎爲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閎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檜嘗請婚閎辭之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當世事連擢太學正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孝宗卽位遷著

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筆直降文書皆申尚審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藩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修撰召爲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

知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乃請郡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吾欲與

之和宜無憚於戰鬬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龎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痾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嘗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揚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

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邀擊連敗之賊宵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脩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
丞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遂名讀書之室曰誠
齋後知奉新縣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
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
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
盜沈師犯南粤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
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
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略曰臣聞言有事於無
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
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

故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籍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豈非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要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姪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

州自此南唐始處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
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
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
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
之則除授不自已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已出
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
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
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曰
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
[illegible]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恃於擾也夫斯民一日之擾與

社稷自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下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與將熒惑犯南斗逼日鎭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

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戊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頃年以來兩浙最近則水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

儀減被楮劵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擲僉竦向
闕用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
護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
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
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
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
錡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
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
憚者又何人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
下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

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抗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

院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為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奏進孝宗聖政孝宗御衛之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奏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曰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辭乃進秩予祠既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直學士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

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許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謚文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一百七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儒林

劉子翬　呂祖謙　陸九齡弟九韶　陸九淵子持之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勉之　郭雍

劉愚　魏掞之

劉子翬字彦沖韐之仲子以父任補官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勍犯閩境子翬晝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

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姪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以講學爲事朱松且死託子熹於子翬及熹請益告以易不遠復三言子翬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爲學易當先復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而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

士院求簡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

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

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沒郡人即而祠之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唐宰相希聲八世孫也父賀有

學行爲鄉里所宗九齡自幼穎悟稍長補郡弟子員秦檜當國士無敢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乆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旁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揺旁郡舊有義壯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

之事也及至與國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與士類興起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循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謚文達九齡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九韶字子美九齡弟也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
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
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所
著有梭山文集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
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伊川之言奚
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
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
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
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志至是訪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稱象山先生

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
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
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
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涉人倫者使自
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
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為神申嚴保
伍之法羣盜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
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
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故事

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卽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丞相周必大稱九淵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云一日九淵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會塟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

有涖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子持之

持之字伯微韓侂胄將用兵持之憂甚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誼於九江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誼撫然又之鄂謁薛叔似項安世之荆謁吳獵爭欲留之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贛憩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

袁燮䕫于朝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迎師以書幣彊起
持之長之十六年寧宗特詔待之祕書省讀書固辭不
允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理宗轉修職郎差幹辦浙
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
諸經雜說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荊南
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
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
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
皆預遣其孥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

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皆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爲大理寺主簿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稟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户六百八十有五季宣還言於孝宗曰齊威之覇不在阿即墨

之誅賞而在毁譽者之刑臣觀近政柰何毁譽之人自若手又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李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居湖州改知常州未工卒年四十李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爲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

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
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叙而生
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錄出通
判福州爲勢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
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鬢
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
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
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
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供
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

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二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第疏不時傳

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外祠傅良不書行乃與熹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奉祠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

家年六十七諡文節有詩解詁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
于世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
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
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
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
不可耳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
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為奇謀祕畫
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
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

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熹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

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䟽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退閑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蔡許諾

與宣贊舍人傳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適白汝愚遣侂胄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事詳汝愚傳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既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差知衡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

已疆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海內知名士既黨殆盡故適奏及之曰薦樓鑰丘崇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喪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攻弱而就彊者興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攻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累遷實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

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適謂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又遣石斌賢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緩急應援首尾聯絡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侂胄誅中丞雷

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爲之歎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太學錄兼史職累遷兵部郎官開禧時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

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謚文端溪文於宮僚以微婉受知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燁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聰明相

之不正更倒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或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恐與同列會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

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帝稱善將
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
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
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
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
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
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黄州改提
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
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
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寘

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内外制皆溫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𡟫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𡟫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狠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收兼侍讀師𡟫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一語不

妄發及論義理縱橫闔闢雖辯士不能及嘗續司馬光
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
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人少刻志于學臥不設榻幾十年
慶元初類試調瀘州尉歷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崖
砦將王壎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壎于法又胥結餘
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
引導因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蜀中
名儒楊虞仲之子嘗逆臣吳曦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
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泰之

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廪數
千緡予鄰里以千緡爲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
受禍尤憐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知果州蹄零錢病民
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羨爲請邑對減上尚書省拔爲
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貧自發
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宗即位趣入對言本朝德澤瀰
來浙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爲國上奇其對以爲工部
郎中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經筵中入對言已陵追降
之命重於違羣臣輕於絕交勞陛下居天位之至逆則
思天倫之大痛秦邸殁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錄用其子

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知
重慶府奉祠卒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解春秋列
國事目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等書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勉
之聞其從程頤遊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
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
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
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勉之知不
與秦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白
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

族之賢者命之家孤其友宋松年屬以後事且戒其子
嘉受學胡以得道自悟之始卒年五十九
郭雍字子和河南人父忠孝字立之受易中庸於程頤
號兼山先生以蔭補官弟進士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
南莞庫間宣和中爲河東路提舉忤宰相王黼免靖康
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斥和議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
深入若不能擊其歸路曰安能禦其來復條上戰守十
餘事不用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金人犯永
興與經略使唐重分城而守城陷與重俱死之贈太中
大夫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號白雲先生孝宗

以守節臨終書吾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命峽州歲時存問
後更封頤正先生仍遣官詢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奏
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
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于世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一
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改秩愚
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舊且召
堂審察愚辭去結廬城南峯蕭然著書自適著論語孟
皆有解年八十三卒門人謚曰靖君妻徐氏甘貧尋機
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乃若是還其餽

[illegible]出書以示棄脩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魏掞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熹游頗
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贛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
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
鼎故舊書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
怒治蒙之掠汾且以告併掞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
室讀書傍以艮齋人稱曰艮齋先生乾道中以遺逸召
力辭宰相陳俊卿闢入雅知掞之招甚力乃以布衣入
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請廢王安
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

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言又不報遂丐去會曾覿秩滿還熹之累疏諫發疾杜門遺書責俊卿不能救止語甚切遂以迎覲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熹之始或訾其近名則慨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毋說之不中不見召朱熹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八贈直祕閣熹平日趣向類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將行聞熹之去國乃止